

解

春

集

文

鈔

解春集文鈔卷第八

錢塘 馮 景 山公

淮南子洪係

洪係者何馮子讀閻子尙書古文疏證而作也儒者之學莫大乎正經而黜譌今文尙書爲晚出古文淆亂其間莫之或正儒者之恥也閻子唱之馮子和之其義大安故曰洪係閻子晉產也馮子吳產也一西一南地之相去幾千里而作合於淮南以卒其業豈非天哉故亦號淮南子云

二十八字駁

閻徵君尙書古文疏證第六十五言今堯典舜典本一篇爲姚方興二十

八字所  
橫斷

班固漢書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云云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

載堯典

疏證云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狩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皆與肆赦王莽

列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後漢周勃傳學古文尙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示不忘聖道此皆堯典舜

典二合爲一之根證也孟子以二十有八載四句爲堯典正同竊怪朱子不信孔書而於二典原合爲一處猶

未加討論集注但云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見猶未

徹又案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用特亦曰堯典不曰舜典蓋爾時雖

孔書已出未列之學官故臣下章奏亦莫敢據爲說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此可見孔安國止名

堯典無舜典自姚方興之二十八字出始析而二之以

迄於今不易無論其字字剽竊經史如鄭曉胡渭生所

云

鄭端簡云曰苦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濬哲掠詩長發文明明掠乾文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

武玄德掠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掠伯夷列傳胡拙明云升聞二字又掠大戴禮記用兵篇卽橫隔

二十八字於中閒試思帝曰欽哉何以蹶然而止慎徽

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景卽遷書五帝

紀而論知二十八字之爲僞造其當黜去無疑也何也

帝紀於舜飭下二女于媯汭如婦禮堯善之下卽云乃

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于

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

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文氣連注如水之流誠所謂雖

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者便知安國古文堯典止一篇合舜典在其中且無此二十八字明甚矧遷五帝紀尙雜采春秋國語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孟子百家語成文所謂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者是也夫他說尙采之信堯典有此二十八字豈反刪而不錄邪遷明云余并論次擇其言九雅者著爲本紀書首如此二十八字出入經史猶謂其不雅邪自塗廩穿井以及思舜鬱陶瑣瑣事蹟無不畢載豈有高文典冊又并舜典之首削而不錄獨何心哉知本無此二十八字決也大都依託古人書出自某人者卽其人

自誤無疑子嘗爲之說曰張霸之獻百兩篇卽霸之僞造也梅賾所上之古文尙書託始鄭沖卽沖之僞造也姚方興所得之舜典二十八字卽方興之僞造也善乎朱子曰陰符經決是唐李筌所爲何故自筌說起便行於世某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爲然此其識見甚卓而山陽劉廣文瑤字超宗之言曰欲黜僞古文請自二十八字始可爲先得我心矣

蘇子由古史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孔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言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朱子亦言莊子此數篇甚俚此其識見最高明攷據甚精密如舜

典二十八字正所謂後人截斷本文攙入者也信孔  
傳舜典舊有此奚以直至齊蕭鸞時始出而又直至  
隋開皇初購求始得邪

然觀書序原有舜典逸書及汨作九共稟飫十一篇  
皆爲舜事閻子曰此卽後代作史法也史有本紀爲  
一史之綱維猶書有帝典體以謹嚴爲主故堯典所  
載皆用人行行政大者其他節目如設官居方別生分  
類則散見汨作諸篇蓋卽後代志與傳所從出也近  
作史者舉凡志傳之瑣事冗語悉羅而入於本紀尙  
得謂諳史家體要哉

吳氏謂肇十有二州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序不當在四罪之先蔡傳則云蓋史官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記先後之序其說是也觀史遷帝紀肇十有二州決川亦在象以典刑之先一如帝典次第未嘗異也予最愛其惟刑之靜哉下詳述四凶獲罪之由一段而曰於是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云云方是春秋紀事之體自與尙書紀言者不同

二十八字駁二

馮子曰甚矣姚方興之二十八字陋且罔而其爲禍實



大以深也卽欲橫截二十八字於其中析帝典而二之夫獨無其法乎使此二十八字者攙入四海遏密八音之下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前世卽有明知其非眞夫誰敢議蓋殂落而堯之與位正其終格于文祖而舜之卽位正其始於是焉攙入二十八字并舜典之首何不可之有爲其於義無害也曷爲在釐降二女之下慎徽五典之前而遽曰古帝舜哉或曰稽古云者以後史追記前史似不嫌稱帝舜不知此正與晚出之湯誓泰誓諸篇於南巢未放太白未懸之前卽稱王曰同一手筆古史臣寧有此等書法邪此卽律以朱子綱目書法亦

與君非正統正系則分注細書之及僭帝恆稱主之例相應矣彼但知襲諸篇首爲文謂與帝堯一例不與大禹一例乃合於典而非謨而不知其有乖大義入於僭篡至此極也又案綱目改元例注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卽位改元建興而通鑑於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卽稱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故今正之

汪克寬綱目考異曰今刊本癸卯章武三年書後主建興元年而不

數章武之年然唐中宗景龍四年六月睿宗卽位是年仍書四年而分注睿宗景雲元年至次年書睿宗皇帝景雲二年則建興元年疑誤蓋綱目所書皆春秋之法也而謂孔子

刪書乃存此等僭亂之文以昭示來學三綱奚以明九

法奚以正不特誣舜且誣孔子矣侮聖言非正法惑亂後世爲莽操輩藉口其害匪細夫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稱相明其爲臣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言避不敢當君也及朝覲訟獄謳歌皆歸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果若史稱帝舜於攝政之時是篡而已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堯在而舜帝其謂之二天子與其不謂之二天子與吾今而知此二十八字也者乃魏晉六朝革命之秋陽稱禪讓而陰行篡奪之護身符也禮絕常典君在卽眞彼將曰虞舜實然嗚呼禍萬世之人心易兩閒之定位充塞仁義

而公行亂賊自此二十八字始矣邪說之害烈於洪水  
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豈不以此也與堯老而舜攝也非  
帝也曰帝舜則非攝也舜既爲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  
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孟子有以斷斯獄矣

太史公五帝紀於弟放勳立是爲帝堯於是首揭帝  
堯者三字正其稱也篇中言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者  
再曰權授舜曰卒授舜一筆不苟末采孟子語而終  
之曰是爲帝舜於是首揭虞舜者三字不蒙上帝字  
慎其稱也因歎太史公此等書法卽何異春秋綱目  
非僞誤二十八字者所能夢見

駁蔡仲之命序中七字

尚書古文蔡仲之命其篇端之序依附左氏定四年傳  
祝佗語其僞固不待言予尤怪其略一作異便露破綻  
如羣叔流言乃致辟七字不特與左傳異且與今文金  
縢大誥異又與豳風周公居東諸詩情事大異是可怪  
也周公聞流言卽避居東所謂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  
先王是也於是居東二年東人喜得見周公而作伐柯  
九戩狼跋諸詩其後罪人斯得公作鷖鷖之詩以貽王  
王因風雷之變見金縢之書乃禮迎周公歸於是管蔡  
懼遂與武庚叛乃命周公東征作大誥此其次序明見

詩書可考者卽祝佗雖約其辭必云管蔡啓商基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此三語殷叛在其中王討在其中正與詩書相表裏僞誤者妄易以羣叔流言乃致辟夫一聞流言而卽致辟此後世猜忌骨肉妄行誅戮者之所爲而謂聖人爲之乎

說詳金  
滕蔡傳

蓋緣孔傳誤

解金滕弗辟辟字爲刑辟之辟此遂誤以致辟二字又連上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之文直似周公不奉王命

而一聞流言遽致辟之也者無怪乎與大誥不合且與

祝佗王於是乎殺管叔之文不合也

南史何敬容傳免職冀其復用謝郁

致書戒之曰昔流言載至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嬰時勢而求親者也此

見六朝時人亦未有誤解金縢弗辟爲致辟之辟者卽溷稱羣叔亦未當孟子曰

使管叔監殷又曰管叔以殷叛可見權在管叔罪在管

叔實戎首也故管叔則殺之蔡叔則蔡之誅首惡而寬

脅從法固應爾觀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及其云者從

首至末之詞自見輕重卽祝佗云管蔡啓商管蔡云者

從兄及弟之詞亦分先後今僞誤者云羣叔流言羣者

同然之詞不分誰爲首誰爲從奚以下文一則辟之一

則囚之又一則降之邪同罪異罰史臣紀事詳明決無

是體僞古文第七字之異耳而大謬戾如此文義淺弱

又何論焉

又案金仁山前編曰逸周書稱管叔緼而書亦但云致辟是必因其緼而致戮之而蔡霍

俱不死此所謂施生戮死者與戮死以正王法施生以全私恩子真不省其作何語此無他總爲羣叔二字誤耳或曰豈成王周公只欺負死人邪子爲之撫掌晉語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又曰從樂氏者爲大戮施韋昭注陳屍曰施則仁山錯認施字爲可笑耳

閻子謂蔡叔獲罪蓋必具於編年之史而不必贅序於蔡仲之命此其識見甚卓予案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氏注云其書春秋尚書具存者正義云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左是陽陽主動故尚書記言語之事故以尚書當右史所書右是陰陰主靜故又云春秋雖有言因動而動亦少也言而動其乃知蔡叔獲罪事蹟當時自另詳記動之



史何必贅入蔡仲之命耶祝佗謂其命書云王曰胡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乃古蔡仲之命發端第一語

決無可疑者

閻子曰劈面一喝聞者心悸戮其父而用其子與他封褒者不同若將是語綴

入篇之中勢便懈甚況與乃祖文王並提尤爲非類

閻子謂蔡屬漢汝南郡上蔡縣爲其父子所封未聞  
別地孔傳却云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  
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  
之異哉此惟周宣王弟友初封畿內咸林之地名鄭  
後徙溱洧之間施舊號於新邑亦名鄭未聞蔡復爾  
爾予案漢汝南郡有上蔡縣又有新蔡縣一統志云

新蔡古呂國之邑名春秋時蔡平侯徙都此故曰新

蔡却與新鄭施舊號於新邑事同孔氏豈誤以蔡平

侯所徙之新蔡附會蔡仲所封之上蔡邪

又蔡昭侯徙居九江

下蔡

世家云蔡叔居上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孔傳圻內之蔡真謬

所謂文義淺薄者除却蓋前人之愆襲周易幹父之

蠱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襲左傳視佗引命書云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襲宮之奇引周書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襲詩大雅其他字句割剝他書者不具論然而

其中無有也非淺薄而何

九怪唐孔氏疏直云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誦毀周

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竟剛却以殷畔一節事

故偽誤者只七字之誤而傷害義理毀滅倫常且誣

聖人而失事實其害人心亂學術如此其甚也不然

使管叔當日但流言於國而不以殷畔則周公亦必

善全之所謂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是也象日以殺舜

爲事舜猶封之一流言而卽致辟則周公非聖人矣故孟子欲正人心必先於闢邪說有以哉景案流言罪小不足致辟惟管叔以殷畔成王周公雖欲顧全私恩不可得矣觀破斧缺斨之詩騷動四國變出非常豈若赤子弄兵潢池者比邪此而不誅則九伐之法廢其何以綱紀天下朱文公答陳安卿有云管叔這件事騷動許多百姓見鳴鵩詩當時亦被害得猛如常樣一詩是先被他害天下平定後作其辭獨哀切不似諸詩和平眞善道周公意中事此乃云羣叔流言乃致辟所謂毫釐千里者也文公嘗言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又言文字大題目痛理會三五處須當迎刃而解正謂此等學者於此放過不得

論古音

古音與今音判然大異毛詩凡韻作某音者乃其字之正音非強爲叶也焦氏筆乘所云下皆音虎

擊鼓云于林之下上

韻爲爰居爰處飢風云在浚之下下韻爲母氏勞苦大雅縣至于岐下上韻爲率西水辭景亦云采芡云首陽

之下下韻爲苟亦無與四牡云載飛載下下韻爲王事靡盬北山云溥天之下下韻爲莫非王土服皆

音迫關雎云寤寐思服下韻爲輾轉反側候人云不稱其服上韻爲不濡其翼騷經非時俗之所服下韻

爲依彭咸之遺則大戴記孝昭冠辭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韻爲崇禋文武之寵德景亦云采薇云象頭魚服下

韻爲徽猷孔棘六月云其降皆音攻草蟲云我心則降武之服下韻爲以定王國

騷經惟庚寅吾以降上韻爲朕皇考曰伯庸景亦云旱麓云福祿攸降上韻爲黃流在中鳧鷖云福祿攸降上

韻爲公尸澤皆音鐸無衣云與子同澤下韻爲與子偕來燕來宗

歸其室昆蟲母作景亦云鴻雁云集于中澤下韻爲水韻爲百堵皆作又載芡云載芡載柞其耕澤澤無一字

作他音者景因推此類具言之如英今在冀押而古皆

作央音清人云二矛重英下韻爲河上乎翱翔有女同

車云顏如舜英下韻爲佩玉將將汾沮洳云美如英下  
韻爲殊異乎公行楚辭九歌雲中君云華采衣兮若英  
下韻爲爛昭昭兮未央之類也雄今在東押而古皆作  
形音無羊云以雌以雄上韻爲以薪以蒸正月云誰知  
鳥之雌雄上韻爲訊之占夢

莫登反

九歌國殤云魂魄毅

兮爲鬼雄上韻爲終剛強兮不可凌之類也南今在覃  
押而古皆作寧音燕燕云遠送于南下韻爲實勞我心  
凱風云凱風自南下韻爲吹彼棘心株林云從夏南上  
韻爲胡爲乎株林何人斯云胡不自南下韻爲祇攪我  
心之類也儀今在支押而古皆作何音柏舟云實維我

儀上韻爲在彼中河菁菁者莪云樂且有儀上韻爲在  
彼中阿之類也憂今在九押而古皆作嘔音載馳云我  
心則憂上韻爲言至于漕黍離云謂我心憂上韻爲中  
心搖搖九歌山鬼云思公子兮徒離憂上韻爲風颯颯  
兮木蕭蕭之類也風今在東押而古皆作芬音綠衣云  
淒其以風下韻爲實獲我心晨風云馭彼晨風下韻爲  
鬱彼北林烝民云穆如清風下韻爲以慰其心之類也  
宅今在陌押而古皆作託音鴻雁云其究安宅上韻爲  
百堵皆作皇矣云此維與宅上韻爲增其式廓之類也  
案司馬遷五帝紀五流有宅作五流有度度音徒洛反  
夏紀三危既宅亦作三危既度古本度作庇庇卽宅也

可見宅作託音迄漢猶然如揚雄解嘲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好今在顛押而古皆作

吼音

上去二音

叔于田云洵美且好

吼上聲

上韻爲巷無飲酒

吉日云田車旣好下韻爲四牡孔阜羔裘云惟子之好

吼去聲

上韻爲自我人究究之類也他如天古皆作廳音

威古皆作隈音福古皆作必音田古皆作陳音

閻子謂田與陳

同音古陳恆之後改姓爲田此謂其音之同也不知亦從其字形之同如有瞽之詩應田縣鼓周禮作應棘可

見年古皆作寧音弓古皆作經音旂古皆作芹音之類

乃知字有古音音有正韻非關叶也此第就毛詩韻句準之得什一於千百耳其他經文字不在韻句者宜皆別有音今失傳矣可勝道哉因悟古文尚書孔安國以

今文讀之不但改古文從今文抑且變古音從今音可知予於讀之二字信之也其所以必以今文字讀之者何蓋欲使眾人易通曉也云爾今使與人語必謂英雄爲央形南風爲寔芬威儀爲隈何福澤爲必鐸天年爲廳寧降下爲攻虎服憂爲通腰好夢爲吼捫弓旂爲經片田宅爲陳託則人盡茫然未解作何語矣故至漢時古文之不得不改從今文者勢也卽古音之不得不改從今音者亦勢也然景一人之私言人猶未信則請更證以班孟堅語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



今語而可知也

案志又云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

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

乃益快然知吾說之不孤而閭百詩云

古音至隋唐始變盡漢時尚存信然

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讀之二字千古曠解乃知當

時古字今字古音今音雖曰承師亦別名家

二句出建初四

年詔互有同異所以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論五經異

同於石渠閣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講議五經同異

於白虎觀皆謂此也觀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

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

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

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是其所云剖判彌遠者蓋指改古文爲今文者言也  
所云異辭乖疑者蓋指變古音爲今音者言也非高  
才生烏能受學哉可見通古文尚書之不易易

與閻徵君論疏證第五卷雜書 十九則

詩載馳序云衛懿公爲狄人所滅鄭箋云滅者懿公死  
也君死於位曰滅

公羊傳文

先生謂以懿公死爲滅康成已

先我而作是解雖或未可以之解左氏要說有攸據不  
妨兩存景按杜預注云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其其存  
亡者故稱滅

昭二十三年傳

何云未可以解左氏哉

先生言十三經經皆有傳傳卽在經之中如十翼傳易三傳傳春秋皆不待言爾雅書詩傳也戴記儀禮傳也儀禮又自有子夏喪服傳孟子卽謂論語之傳也可孝經內有經有傳其無傳者獨周官耳景案金仁山氏曰周官一篇周禮之經也周禮其猶周官之傳與由是觀之周禮非經也傳也恨今文周官不存爲僞古文所淆亂耳

先生謂觀康王之誥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召公西伯也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將立王之右畢公東伯也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將立王之左右尊於左亦不

以師屈保下爲嫌此言殆非也蓋周人尚左故賈傳新書明堂之位云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觀傳職篇太師之任太公職之太保之任召公職之左右之分視師保矣康王時畢公爲太師師自應立王之左左尊也召公爲太保保自應立王之右右卑也而豈師屈保下之謂哉何休云質家尚右文家尚左故樂記周公左而召公右亦然

顧命正義曰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謂若霍光以大將軍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領光祿勳事是也其人職卑上攝高官者謂之爲行杜

君卿謂韓安國爲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太常周澤行司徒事如真是也景謂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又知不自漢始

春秋胡氏傳謂禹自司空進宅百揆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以帝云作朕股肱耳目爲徵先生駁之曰君資臣以爲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爲用乃泛論臣義云爾豈必股肱定屬師保乎景案左傳屠蒯云君之卿佐是爲股肱此未嘗定指師保言也然展喜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此則確指師保言也

李燾仁父言古之所謂相者一而已初未嘗使他人參

貳乎其閒堯相舜舜相禹禹相皋陶皋陶既沒乃相益  
湯相伊尹傳所謂仲虺爲湯左相者不足信也先生曰  
仲虺爲湯左相見定元年薛宰自述其皇祖曾居是官  
或出成湯一時之權制非恆法下至襄二十五年慶封  
爲齊左相雖亂人亦或有因於古未可知景謂殷人尚  
右虺雖爲左相不過如後世佐貳副倖之屬自不與伊  
尹等商頌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其統於一相可知  
矣若周人尚左則慶封之權位重矣哉

太史公商君傳趙良引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蔡澤  
傳引書曰成助之下不可久處先生謂此皆在秦未燔

書之前意所引出全書百篇中非也秦燔詩書獨未燔周史記案漢藝文志云周書七十一篇注云周史記乃知周史記亦名周書趙良蔡澤所引蓋皆史記之周書也

先生謂西京末以尚書爲備而古文舊書猥以不誦絕之景案西京末猶有寶愛古文者如杜林衛宏徐巡輩是也杜林傳云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

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觀此亦何嘗以不誦絕之者哉況平帝時又立古文尚書見漢書儒林傳贊其所以星馳電逝埃滅無聞者斷在三國兵爭之會矣王荊公論焚坑之禍曰於是時始變古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秦何力之能爲論尚未確

班氏古今人表師古稱其載古人名氏與諸書或不同先生云如顧命彤伯彤作師虎臣虎作龍仲桓南宮毛仲作中毛作髦此或出固見古文書未可知景嘗觀南史蕭琛傳得漢書序傳以爲班固真本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則固不但見古文



書其作漢書且皆古文字矣此其確證也

鄭樵曰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盡易以今文惟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鄭玄爲之注使天下後學於此一書而得古意又馬端臨曰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今宗詔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楷書也學者當別白觀之

離騷洪興祖本於多艱夕替之下引徐鉉曰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蓋古音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之類亦應韻但失其傳耳先生謂此卽古

音也景謂替與簪同音借亦與簪同音簪一音爭此於  
六書義屬諧聲猶江河義取於水而以工可爲聲也小  
雅詩云以雅以南古音能以樂不僭古音爭便知替字古音  
從無讀仄聲者

三百篇風字凡六見皆在侵韻內方憎反不作方戎反  
景案九章哀郢云悲江介之遺風上韻爲聊以舒吾憂  
心亦可證

先生謂韻興於漢建安及齊梁間韻之變凡有二前此  
止論五音後方有四聲說極詳明又曰郭舍人卽妄爲  
諸語漢書東方朔傳師古注諧者和韻之言也亦可證爾時無

韻字景謂漢書諧語卽史記滑稽皆和韻之言而滑稽  
二字已見屈原卜居爾時雖不言韻却是韻語之始晉  
宋齊梁間人每作韻語非詩也卽郭舍人諧語之類如  
南史謝靈運傳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勛以韻語序  
義所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  
復出此非詼諧之語而何又謝安徵傳謝混嘗因酣熟  
之餘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  
等亦是和韻之言不可目爲詩故不曰詩而曰韻語有別

字有古音以今音繩之祇覺其扞格不合猶語有北音  
以南音繩之扞格猶故也人知南北之音繫乎地不知  
古今之音繫乎時穀梁傳云吳謂善伊謂稻緩今吳人

無此音也唐韻云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閒音以韓爲柯  
字隨音變遂爲何氏今江淮閒無此音也呂氏春秋云  
君咄而不吟所言者莒也高誘注咄開吟閉顏之推謂  
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矩惟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  
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  
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先生之說云  
爾景案古之字音多與今異不特如徐鉉所云自音香  
乃音仍也如杜子春云帝讀爲定涵讀爲泯挈讀爲驛  
驚讀爲威碁讀爲鏗笮讀爲喈祗讀爲陔筍讀爲筵之  
類鄭司農釁讀爲微瑱讀爲鎮碁讀爲袞陂讀爲罷紛

讀爲粉義讀爲儀比讀爲庀之類鄭康成敦讀爲燾獻  
讀爲莎脩讀爲濂之類今亦未嘗有此音也又有一字  
異音者觴杜子春讀爲奇鄭康成讀爲拈燹杜讀爲樵  
鄭讀爲崔勑杜讀爲助先鄭讀爲藉煖杜讀爲俊鄭讀  
爲罇之類不可殫述乃知古音失傳久矣先生云地隔  
百里音卽變異而謂時歷千載音猶一律尚得謂之通  
人乎哉誠哉是言也

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以山川  
物產亙千年而不變也此言信然景偶舉國風一二物  
以驗其餘衛詩多言桑

如桑中桑田之類

今懷衛澶相滑濮等

州皆衛地也古稱桑土之野至今土肥宜桑鄭詩芍藥  
至今溱洧之地富有之他如瞻彼淇奧棗竹猗猗漢武  
帝塞瓠子決河下淇園之竹以爲櫓又寇恂傳伐淇園  
之竹爲矢百餘萬則淇園多竹振古如斯碩人詩云葭  
莢揭揭蓋河中之葭得氣最厚北魏信都芳爲律管吹  
灰之術得河內葭灰用之應節便飛餘灰卽不動也他  
如唐魏秦齊所咏草木禽獸至今不易其土性皆信而  
有徵固不獨栝矢石柰之出肅慎氏爲然先生謂肅慎氏地卽今寧古塔東去一千里曰混同江江邊有榆樹松樹枝既枯墮入江爲波浪所激盪不知幾何年化爲石可取以爲箭鏃榆化者上松文之西南去六百里曰長白山山巔之陰及黑松林徧生栝木可取以爲矢質堅而直又有

鳥曰海東  
青卽雉也

九歌在當時人所通曉無煩注明景最賞此通人之言

先生謂郢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書辭止此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釋書辭如此僞作大禹謨者恐九歌未明遂倒裝於前云所以六經所載多事之綱目其詳當各有傳

傳之聖人決不若後代之饒舌屑屑自言之而自解之也朱子嘗言周禮中多說事之綱目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司馬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陳法亦不可見景謂此必詳周官傳四篇中今可惜亡矣朱子又言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形名度數是人人

通曉不消說出先生此條真與朱子二說相發明使七  
政六宗五瑞三帛及五典等必皆一一自下注腳如卻  
缺引夏書云云此直傳而已何以爲經

按漢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  
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近日  
有人援此以表章爲古樂經與禮經並配亦小有致景  
聞之先儒曰樂經之失傳乃其鏗鏘鼓舞許多度數節  
奏亾焉耳班氏曰周衰禮壞樂九微眇以音律爲節又  
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  
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河間獻王與毛



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雖云與制  
氏不相遠然其道浸以益微卽如大司樂之九夏乃歌  
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他如  
六樂九變所爲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嬴物之類亦  
第言其變而不詳其所以變則樂之有記而無經者時  
勢使然惟孔子語魯太師樂一章其節奏可想見劉子  
念臺以爲備四時之氣此則可爲樂經冒子大司樂章  
未足以當之

假古題以運古事豈惟六朝學士家有此種撰著哉自  
漢以來已有之案藝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云近世

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文子九篇云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黃帝君臣十篇云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力牧二十二篇云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黃帝泰素二十篇云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大令

古禹字

三十七篇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景

疑大禹謨及五子之歌

皇祖有訓以下

必多采用之神農二十

篇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伊尹說二十七篇云其語淺薄似依託也景頗疑今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諸晚出古文必多采用之鬻子說十九篇云後世所加師曠六篇云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

此同似因託也務成子十一篇云稱堯問非古語天乙三篇云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景頗疑仲虺之誥及湯誥中必采用黃帝說四十篇云迂誕依託以上凡十三種可見西漢時卽有此等撰著至於如是之多以僞亂真爲晚出古文嚆矢其源遠矣其流毒長矣區區孔衍之三書王通之百二十篇虞溥之學誥顏延之之庭誥夏侯湛之昆弟誥白居易之補湯征蘇伯衡之周書補亡三篇較之漢藝文志所依託諸書乃其么臠者爾

先生謂其源自王莽之作金匱而不知漢武時其諸書

之依託已如此種種又遠在王莽前矣或曰子奚以知此等書漢武時卽有安知不在東漢邪曰否司馬遷非武帝時人邪其見於列傳者如管晏申商蘇張孫吳呂覽孫卿子魏公子魯連子虞氏春秋等書皆詳載藝文志則以上十三種皆備於漢武時可知案志云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吾是以知諸書之皆備也更證以武安侯列傳蚡辨有口學繁孟諸書應劭注云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今見藝文志所載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蓋知武帝時諸子

傳說皆充祕府信不誣矣

解春集文鈔卷第九

錢塘馮景山公

淮南子洪保二

論疏證第四十九與閻百詩書

國語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  
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先生曰斯時武王  
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謂爲追書者之常景竊有說大雅  
棫樸之三章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周王文王也亦未  
有六軍故鄭箋曰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  
末之制未有周禮句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

周禮夏官

序云觀義疏最明夫以六師言則一萬五千人以六軍言則七萬五千人。是師少而軍多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此軍師名實確有別者。蓋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此詩六師及之及之云者。是據當時實事論也。不得云追書者之常文。王既有六師則武王大巡六師又何疑之有。

又案鬻子云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蓋以實言之。則三軍也。專辭也。以名言之。則六師也。統辭也。

抑觀衛氏詩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則此六師及之其殆賜弓矢專征伐之後乎先儒以西伯戡黎爲武王則武王襲壽如故專征如故卽掌六師也固宜太史公誤處甚多難以更僕數姑舉一事如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爲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云云禮諸侯不再娶時莊姜故在也左傳唯曰又娶於陳不言爲夫人而世家云又娶陳女爲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爲己子不言其死而世家云完母死亦非也是時莊公有立州吁意故石碯諫曰將立



州吁乃定之矣云云而莊姜日月之詩致怨於胡能有  
定反覆言之正謂完位未定也杜預云完雖爲莊姜子  
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爲太子也左傳唯言莊姜以  
爲己子不言爲太子而世家云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爲  
太子又非也夫傳一事而有三非史記失實者多矣他  
如周本紀旣云武王上祭於畢然後東觀兵至作伯夷  
傳又載父死不葬之說其可信乎若先生所云景帝前  
輒曰太守

郡守更爲太守始  
景帝中二年七月

此特小誤耳故廣論之

鬻子車戰信矣故三軍亦信此與孟子革車三百乘及  
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皆同夫一車步卒七十二人

司馬法文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若以二千五百人爲師準六師之數止一萬五千人耳故六師名也非實也觀武王誓戰之辭但及於御事之司徒司馬司空而六卿弗備是仍大國三軍之制信然且此三卿公劉迄古公以來有之非自武王始觀縣之詩曰迺召司空迺召司徒可見故凡此類如造舟臯門應門冢土六師後遂因以爲有天下者之制而皆非追書之也若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此則實備天子六軍之制又非徒名焉而已

疏證第五十四

春秋書時胡安國傳謂爲夏時泰誓十有三年春蔡傳謂非建子之月胡蔡皆名儒而所見如此真可怪也先生以鄒陽吳仲迂之言爲破的

吳曰若從胡氏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

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閏子云其破的如此

景請更舉一確證以堅

學者之信從可乎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某閏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旣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夫明日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後世儒者猶以不改月紛紛聚訟乎故曰羣言淆亂折衷於聖人先生破的吳語必

以景爲談言微中也

又案左氏傳梓慎有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尤詳然先生取吳語乃改時非改月也則左氏開卷便云元年春王周正月杜註言周以別夏殷其精也如是

疏證第五十五

客有問於馮子曰寧都魏冰叔以管蔡流言而曰孺子明明露出叔父口語其解絕佳闇子何非之深也馮子曰客意云何客曰今文書周公稱孺子者七叔父故也非叔父其曷敢然卽曰召公亦嘗稱沖子矣召公固叔

父也吾非皇甫謐之解爲然也

士安云召康公文王之少子唐孔氏已駁之

燕世家旣稱與周同姓譙周又稱周之支族則亦王之所謂伯父叔父也伯父叔父而猶不敢孺子小子之第曰冲子而已矣矧其他臣敢曰孺子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然鄭氏註爲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不聞其曰生名之爲孺子死亦曰孺子也乃閭子以此禮律成王正當喪之日且謂其稱不易奚以成王旣免喪而周頌閔子訪落敬之三詩皆稱予小子如云古人質年長則叟之年幼則孺子之奚以周公老而還政而君奭篇猶曰予小子旦乎凡此皆

說之難通者也馮子不能荅旣而思之有閒問曰客亦嘗讀左氏傳乎魏子著左氏經世編其果盡解傳義否乎客曰何謂也曰傳之稱孺子也其臣則然其朋友則然初不計其爵此古人之質也奚以徵之如襄二十三年傳胥午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昭八年傳子良之臣曰孺子長矣子旗語桓子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十六年傳宣子曰孺子善哉又哀六年傳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陳僖子曰夫孺子何罪謂其君荼也而豈其皆叔父也哉善乎閻子曰凡著一書必明於古人名物訓故而後可以號通識不通而解

經猶旨者而妄道鄰女之妍媸也必不然矣必不然矣  
客卷舌而退

漢平帝崩王莽立宣帝子孫嬰年二歲者號曰孺子  
嬰閭子曰豈莽亦叔父乎按莽當日事事要學周公  
故孺子之名亦昉之山公所以只引左傳不及漢書  
有見

疏證第五十六

孟子集註云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閭子駁之曰  
氣不得伸可解鬱字若思則與陶字何涉乎因謂古來  
相傳訓詁之學至宋人而亾朱子尤其著者不知此正

朱子篤信訓詁處也胡可厚非按禮記祭義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鄭康成註云思念既深如覩親將復入也朱註思之甚本此左氏昭二十九年傳蔡墨曰鬱湮不育杜元凱註云鬱滯也湮塞也朱註氣不得伸本此夫以氣不得伸解鬱而以思之甚解陶又皆本於鄭杜而爲之說朱子之篤信訓詁可謂勤矣第以不引爾雅釋詁篇鬱陶繇喜也爲可惜耳雖然朱子問學精淵豈與讀爾雅未熟者比邪正恐當日壓於晚出古文五子之歌及孔安國書傳而姑爲折中之解耳此朱子盡信書苦心也夫誰知之吾於此益疾作僞者至於蠱大儒而



使之莫敢申其獨智其惑亂千古之俗學又何論哉  
閻子此篇所引書最博而義亦曉暢如爾雅郭璞註邢  
昺疏孟子趙岐註孔安國書傳薛君韓詩章句楚辭十  
七卷王逸九辯註太史公五帝本紀檀弓鄭註孔疏以  
至揚雄方言張揖廣雅文選詩廣韻及朱子集註可謂  
元元本本大雅閎達者矣抑獨不引王風君子揚揚之  
詩何也其二章曰君子陶陶左執翽右招我由敖其樂  
只且毛傳云陶陶和樂貌鄭箋云陶陶猶揚揚也夫詩  
人既明下註脚曰其樂只且則以樂訓陶其何疑之有

疏證第五十八

金仁山謂史遷作齊世家四嶽爲其祖而總敘齊又伯夷之後則是齊有二祖閻百詩謂其誤遠自國語來仁山蓋未知也周語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大姜大子晉曰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又曰齊侯姜之嚮也一以爲四岳一以爲伯夷同出一人手而錯互至此然則宜何從曰云四岳者是也觀大公望曰呂尚子丁公曰呂伋系出四岳也明甚韋昭曰伯夷四岳之族也詎便爲一人且伯夷典舜三禮未聞佐堯已明與書悖他尚足信哉閻子之

說可爲詳且確矣然仁山辨伯益伯翳爲一人史遷誤析而二則誠然也按史記周孝王曰昔柏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云云是柏翳卽伯益也余嘗怪班固漢書古今人表其乖迕錯亂較甚子長馬班皆良史才猶尚如此而況其他乎甚矣著書無誤之難也

按國語亦本無誤蓋申呂齊許皆同姓也故國語史伯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呂方強其隕愛太子亦必可知也不惟國語云云觀王風揚之水三章可見甫卽呂也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唐世系表云宣王世改呂爲甫左傳楚子

重請取於中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觀此則申甫與許不惟同姓而且接壤可知

疏證第六十

閻先生疏證第六十與愚所見互有同異習其讀者不可不察也故詳著於篇

一

其曰湯有天下厥號曰商盤庚徙都改號曰殷盤庚以前不得有殷稱也其說非也自契初封商魯連子云在

大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雒商是也

卽今陝西西安府之商州以地有商

山故得

契生昭明遷砥石

事見世本其地先儒無言不知所在

昭明生相

土遷商邱竹書載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

遷於商邱左傳所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

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

唐爲宋州宋爲睢陽郡在今爲河南

歸德府商邱縣季本云地稱商邱者其亦因契本封而以名邱與

相土生昌若昌若生

曹圉曹圉生冥竹書載夏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

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中間計三十四年魯誥

及祭法所謂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冥生振竹書以爲殷

侯子亥蓋振名而子亥其字也實始遷殷計三十七年

而爲有易之君綿臣所殺國統幾絕振生微字上甲乃  
殺綿臣而以殷興仍居殷地是則殷之遷雖在子亥而  
昌殷緒以基王業者乃在上甲故殷人報之也皇甫謐  
謂微字  
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蓋自微  
始白虎通亦云殷道尚質故直以生日名子而譙周則  
謂死稱廟主曰甲蓋謂生稱其名死  
則以其生之名爲廟主也於理或然微生報丁報丁生  
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  
乙是爲成湯竹書載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邱上  
距微殺綿臣之歲凡一百三年所謂殷侯者不知何名  
其主壬主癸之倫乎自歸商邱之後又二十五年則爲  
桀在位之十五年實成湯爲商侯之元年於是復自商

邱遷於亳書序謂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  
王居作帝告釐沃是也竹書自夏帝桀三十二年商侯  
遷於殷之後皆稱殷侯自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  
邱之後又稱商侯耳則殷侯自夏帝泄以來皆然至湯  
始復商號

竹書桀十五年  
商侯履遷於亳

曾謂盤庚以前無殷稱乎

二

其辨三亳甚詳以爲湯都穀熟是已謂不遷偃師非也  
余當按所謂八遷者契始居商一也昭明居砥石二也  
相土居商邱三也冥離商邱奉命治河四也子亥遷殷  
五也孔甲之時復歸商邱六也及湯自商邱遷亳七也

或曰是謂七遷何云八曰不然古今相傳咸謂偃師穀  
熟皆湯所都而景亳則湯會諸侯之處是謂三亳皇甫  
謐云蒙北亳也穀熟南亳也偃師西亳也蒙卽景亳與  
穀熟近果湯會都二亳則八遷也信矣或曰然則復遷  
偃師奚爲曰此書序所謂從先王居也今按其書篇名  
曰帝告釐沃告與嚳通釐之言來蓋謂從帝嚳而來居  
於沃土云耳孔安國說略同而水經注言帝嚳之墟在禹貢豫  
州河雒之間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是也使  
湯不都偃師何得云從先王居乎又鄭卒亦云今河南  
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又謂尸鄉殷湯所都然則湯之



居偃師明矣水經注云闕駟曰湯都偃師嚴粲謂湯自南亳遷西亳與書序合斷可信也

三

閻先生惑於皇甫謐寧陵去偃師八百里之說而予酷信書序從先王居之文湯遷西亳無疑矣或曰西亳何以名偃師也曰周名之武王克商偃息師徒於此故名其初則西亳也湯名之也湯之創業實始於茲故曰朕哉自亳若景亳則本名殷地在北蒙特以其近亳故曰景亳又曰北亳當上甲父子之世所謂遷於殷者卽景亳也以竹書證之自成湯居亳之後歷外丙仲壬太甲

沃丁小庚小甲雍己大戊八君皆居亳至仲丁始遷於  
囂歷外壬而河亶甲自囂遷於相繼之祖乙元年自相  
遷於耿二年圮於耿自耿遷於庇歷祖辛開甲祖丁皆  
居庇及南庚二年遷於奄歷陽甲而盤庚至十四年自  
奄遷於北蒙曰殷書盤庚篇所謂先王恪謹天命不常  
厥邑於今五邦者合囂相耿庇奄而言也自相以下疑  
皆在河北至盤庚始遷河南書所謂惟涉河以民遷者  
史記惟言仲丁遷陬河亶甲居相祖乙遷邢與竹書小  
異然要之竹書爲覈矣竹書稱北蒙曰殷於此始知殷  
之所在殷又名北亳故書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

安國謂殷者亳之別名是也史記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故居指北亳非西亳也而後人多以爲偃師誤矣是史記無誤而註者誤也閻先生曰誤自史記何哉盤庚遷都殷實上甲微舊蹟因而更號曰殷其後歷小辛小乙以及武丁又傳四世至庚丁皆居殷及庚丁之子武乙始去殷遷河北也此皆歷歷考之經傳史書若合符節者或譏余信竹書太篤雖然余聞之閻先生曰史記誕處不可信然其可信者又確不可易余於竹書亦云

或問盤庚渡河將治亳殷吾子獨以爲北亳非西亳者  
果何据而云然余曰以商頌多鳥篇景員維河殷武篇  
陟彼景山證之灼然可信是所謂景亳也景亳也者北  
亳也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  
地因景山而名寰宇記云景山在應天府楚邱縣北三  
十八里玉海云高四丈今屬拱州按宋之應天府卽今  
歸德府也府城東南有亳城卽景亳也拱州今爲睢州  
朱子集傳云員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言景山四周皆  
大河也補傳云殷都帶河盤庚所謂惟陟河以民遷是  
也蔡傳謂亳殷三面依山鄭氏謂東成皋南轅轅西降

谷是也夫惟亳殷有景山而景亳在蒙地盤庚所遷其  
爲北亳非西亳也明甚或曰是誠然矣第景亳乃湯盟  
地非湯都也而史記以爲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  
居何也曰司馬子長見盤庚篇有古我先王將多於前  
功適於山故信湯實都之不知湯在亳殷以會諸侯而  
不定都殷故不更國號及盤庚遷都殷實上甲微舊蹟  
因而復號曰殷耳此可見殷土茫茫乃亳殷非商邱也  
而閻先生既誤信盤庚遷偃師又臆解殷土卽商土甚  
矣窮經無誤之難也

予嘗聞之閨儒何楷曰商頌予烏高宗報上甲微之樂歌也其言信或問何徵予曰以宅殷土苾苾殷受命咸宜二語知之按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而孔叢子論書篇云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

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某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又按竹書夏帝桀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於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緜臣沈約注云殷侯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緜臣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至殷武丁十二年報祀上甲微是皆信而有徵故宅殷指上甲微也自微時已改稱殷侯其後世反於商邱乃復稱商侯耳祀上甲微而必推本

契之始生者所謂微能率契者也。苾苾大也。九有九州也。左傳苾苾禹迹。畫爲九州。本此武王湯也。史記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亦本此。或曰上甲微之時而卽云宅殷土。苾苾者何也。曰微旣滅有易。至帝不降三十五年。復滅皮氏。則殷土地之大可知。傳至武湯。正域四方。方命厥后。則遂奄有九有也。命卽昭四年傳。商湯有景亳之命。蓋景亳卽殷地。自上甲微居殷而國。始大。其後湯復卽其地。以命諸侯。而王業肇基於此。故詩人詳述之。非徒闡揚祖功。亦以讚美今日都殷之得地耳。故下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



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殷土卽景亳景亳卽上甲微舊蹟無疑矣或曰先生之說也詳而典

或問上甲微爲湯之祖大禘追其祖之所自出則此詩及長發篇次皆當居商頌之先而正考父校商頌於周大師乃以那爲首何也曰湯爲商室開基之祖四時有祭上甲報於每歲之大嘗及大禘之禮終王而一舉皆以義起者耳烏得先

予烏序以爲祀高宗也然殷武序亦云然不應有兩詩故鄭氏謂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崩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旣畢禘於其廟而後

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  
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按鄭據春秋之禮以  
解殷禮已不足信況其所援引者率多附會不經楊  
氏已闢其有四妄矣朱子集傳但云此亦祭祀宗廟  
之樂亦汎甚矣斷爲高宗報祀上甲微確有典據不  
可易也

六

雖然典吾弗敢居詳則有之抑猶未也嘗觀爾雅九州  
之名與夫疆域所至旣與舜典異又與禹貢異後世皆  
莫得其說先儒以爲殷制觀予鳥詩奄有九有其說誠

然春秋命歷敘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度爲九州謂之九圍有與圍同古文省故今卽爾雅攷之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離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閒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有舜之幽營徐而無舜之青梁并是青入於徐梁入於雍并入於冀也旣分禹貢冀州之境而復舜之幽州又併青於徐而復舜之營州殷之九州燦然可考而其山川道里亦以類舉至周人則又分冀爲并而併營於幽復禹之青州而省徐以入於青王制注云殷湯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爲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章章

如是而易氏云殷人九州之制不見於經傳是以後世  
莫詳焉亦已固矣夫子因究是詩凡兩言殷兩言商皆  
確不可易蓋自契始封商也故曰降而生商上甲微已  
遷殷也故曰宅殷土芒芒湯有天下國號商也故曰商  
之先后自盤庚遷殷至武丁孫子也故曰殷受命咸宜  
商則曰商殷則曰殷如天地之判高下渭涇之分清濁  
也其名不淆亂義難動搖如此而閻先生乃謂詩人以  
武丁所都之地名上歸其先人果何說也蒙甚惑焉

七

予嘗綜商殷先後遷都之故而觀之契自唐堯甲子受

封商及昭明遷砥石相土遷商邱無論已先是仲康時  
遭后羿之亂命世子相出居商邱依邳侯及相卽帝位  
元年居商而其時爲商侯者相土也國旣爲帝所居則  
不能有其國而相土又有作乘馬之功故帝以前所居  
之商邱與之再傳而使冥治河久於其職不能復居商  
邱竟以勤事死故又復遷殷此皆奉帝命而遷者也觀  
其前稱商侯後稱殷侯蓋帝憫冥以死勤事故錄其後  
人而續封焉殷地負山帶河足以有爲遷殷之後旣能  
滅有易滅皮氏商業自是復興故展禽謂上甲微能帥  
契言其能率循契之功是也然則微之子孫卽宜長守

此土而何爲乎復遷於乎殷之不得不遷者勢也方是時帝孔甲卽位廢豕韋遷劉累爲諸侯者必皆蹙蹙不安而殷負方張之勢當尤爲帝所忌故不得已而復歸於商邱亦姑以避禍耳至湯而勢又浸盛矣然僅能遷於毫未敢問及故封及夏臺旣釋之後諸侯皆賓克有雒滅溫勢日以大因是會諸侯於舊國指景亳而此時桀亦無如之何也然湯以載毫而興方規進取故不急急於遷都及王業已成則又從先王居而定鼎於偃師數傳而仲丁遷囂豈無故而去祖都哉當雍己之時商道衰微諸侯不至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殷復興諸侯歸之

仲丁大戊子也意必大戊爲之經略以囂當四方道里之中朝覲會同最爲便利又滎陽在成皋巖險之地依山避水故於此圖遷焉誠遠計也然無如河決爲患何自是而相而耿而庇而奄總受河之虐於是盤庚復遷殷其事載商書今文甚具遷殷之後武丁祖甲復興七傳至武乙徙河北爲雷震死自是之後又復居殷迄紂亡乃在朝歌耳

季本謂意必爲離宮於此而居之蓋亂世之君所爲也

自契至成

湯八遷而湯從先王居仲丁至盤庚五遷而盤庚復治亳殷至武乙而徙河北至紂而居朝歌溯契受封以至商亡始唐甲子迄紂戊寅凡一千一百六十五年四十

有一主其十七遷載於經史歷歷可道洞若觀火明於龜卜而人不稽古何哉

八

閻先生謂桐非湯葬地辨之最詳

殷本紀註引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雒

宮馬似註書序之語宮字則從史記得來初不指桐爲湯葬地魏晉間孔傳出始有是說愚謂此說果真是漢武帝時已知湯葬處矣奈何博極羣書如劉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葬處乎蓋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劉向固不知也向且不知而謂孔安國知之乎其誰欺後漢郡

國志梁國有薄縣註云有湯冢按薄與毫音義同新序曰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



機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是薄卽亳也皇  
覽云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各  
十步高七尺又云伊尹冢在濟陰己氏平利鄉亳近己  
氏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  
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  
中有成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  
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其說不一要湯葬亳自  
無可疑桐地近亳而伊尹營宮其側俾邇先王亦無可  
疑惟放桐三年卽歸於亳爲左於孟子六年之義是當  
辨者詩云采芣菲無以下體取節焉可也

九

皇甫謐不信湯都偃師以爲考之事實學者失之如孟

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是卽亳與葛比

平聲

也湯地七十

里葛又伯耳封域有限而寧陵

卽葛鄉

去偃師八百里不

得童子饋餉而爲之耕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

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愚謂寧陵與商邱接壤士安解湯

居亳之義是矣若謂其後并未嘗遷都偃師則大不然

按竹書夏桀十五年湯自商邱遷於亳則葛之爲鄰當

在偃師未遷之先也遷於西亳必在葛征既始之後也

又何疑焉蓋三亳中南亳北亳相去甚近北亳在今商

邱北五十里地有景山是謂景亳南亳在今商邱東南  
四十五里二亳總在封內無所事遷所爲遷者蓋遠徙  
之名耳遠徙則自南亳而遷西亳斷可信者且夫論古  
亦貴大端得焉耳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  
人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苟有所疑雖闕焉可師心臆  
解彌增其陋況乎古今地形變遷名號沿革亦異執古  
以御今猶索馬於唐肆也士安徒以寧陵故而疑偃師  
之遠何異因噎而廢食乎班固有云學者安於所習毀  
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噫

閻先生謂玄鳥詩旣云降而生商下自不得云宅商土  
茫茫易商爲殷文字宜然嗚呼何其繆也詩三百篇其  
重句疊字不知凡幾聊舉一二如江有汜章不我以不  
我以不我與不我與不我過不我過叔于田章巷無居  
人豈無居人巷無飲酒豈無飲酒巷無服馬豈無服馬  
汾沮洳章美無度美無度美如英美如英美如玉美如  
玉園有桃二章皆曰其誰知之其誰知之碩鼠三章則  
曰適彼樂土樂土樂土適彼樂國樂國樂國適彼樂郊  
樂郊樂郊鵲鳩四章則曰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其帶伊  
絲其帶伊絲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國人正是國人

如此之類未可更僕數然猶曰疊句耳不知古人韻亦重用如行露之首章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重二露字簡兮之卒章曰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重三人字株林之首章曰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重二林二南字然猶曰風也乃小雅大雅亦然六月之卒章曰飲御諸友又曰張仲孝友重二友字小雅大明之六章曰命此文王又曰篤生武王重二王字民勞之二章曰汔可小休又曰以爲王休重二休字板之六章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蕩之首章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皆重二辟字雲漢

之三章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重  
二遺字不惟雅也頌亦然執競卒章曰威儀反反又曰  
福祿來反賚一章曰敷時繹思又曰於繹思此可見質  
有其文雖周猶爾況商道尚質而謂恐其重一商字乃  
易爲殷有是理乎請卽以商頌徵之那固其首篇也其  
二章曰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旣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  
湯孫穆穆厥聲六句三韻疊用聲字奇絕千古蘇軾作  
潮州韓文公廟碑詩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  
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開章三句疊用雲字愈疊愈古  
乃有無知小學識其率筆妄加塗竄何異蚍蜉撼大樹

也凡觀文字固須會意尤貴潛思不然與耳食何異此  
皆學者所宜審余故長言之

解春集文鈔卷第九